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四　國集

東漢

鄭衆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鄛鄉侯食邑千

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絶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雎爲關内侯

論曰竇憲之誅首謀自鄭衆而左瑞封侯亦自衆始夫惡負且來者耳馮權怙寵挾勢作威此墉隼故態非操莽比也其以爲闇不執者誣也孰誣之衆誣之也惡而不執何謂者甫遺印綬隨上休還自殺不營孤雛腐鼠棄哉蓋衆有心機人也兼以吏歷三朝且夕左右闚帝之微久矣故舉朝附惡衆獨一心非一心王室也知帝欲甘心於惡而示忠以堅倚任

為後福計耳疊磊壽畢么磨淺人即希寃于縛之僅一士力何金吾校尉勒兵張皇若是不若是則冢奚以見功彼其苴茅分虎傳祚蟬蛉者張皇之力也其後致扈獵而五侯横西鍾定而十九侯與張父趙姓與漢俱終夫非冢作之俑耶嗚呼劾寄謀之說策徵顯叙之殊封干戚福之大權啟覬擅之烈禍踰中官之運分貽非族之子孫豈惟不忠抑亦不智矣而論者或取其辭多受少隱辭多受少正其所以如蛾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

畢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飲藥而死國除

論曰蔡倫非誣構宋貴人者也構宋貴人媢竇皇后也史稱倫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盡心則不貌為恱敦慎則不肆為讒犯顏則不面為從匡失則不曲為順此必非肯受諷旨者而后亦詎以諷旨潛搆之犯顏匡失之倫哉且夫肅宗失德無大廢太子者太子之廢以貴人見疏也倫每時不

諫則已又誣而構之惡在其能犯顏而匡失乎故曰倫非構宋貴入者也而愚為卒歸獄於倫也時閻顯兄弟王聖母子與江樊諸閻方共䜛譖鄧氏而倫為長樂太僕群喙得無謠諑乎蓋非倫之構貴人而此輩構倫耳然則貴人孰構之構梁貴人者構宋貴人者也雖然倫嘗豫參帷幄而竇憲之誅嘗不與聞則和帝已不能無疑於倫而况其以憾構何敞也謠諑之喙所從來矣

孫程等十九侯 李閏、江京、樊豐、劉安、陳達、樊登附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譖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

共既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
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
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
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
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
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
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

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
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
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
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
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
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
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
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
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全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户康為華容侯國為鄖侯各九千户黄龍為湘南侯五千户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為東阿侯千户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光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

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

論曰順帝之為太子也微失嫡考之心旋中萋斐之口蕃邸龍潛誰不心惻知孟以閹豎之播惡乎孫程容豕人情亟來時會而鍾發立越宿而定儻微天意人力詎至於此而猥胥稱功一十九侯同朝封拜高皇舊約不幾蕩然埽地邪及程獲罪不自創懲而對於就國封殺亡歸將之甚矣復爵徵還

帝何眷眷若是也今有千金之璧匵而藏之若固有焉一户爲人胠篋而窺有追而還之者其德之也不啻千金矣此帝之所以眷眷於程乎嗟夫麗華已位東海退藩而後世遂爲家法清河以賢之寵焉而廢濟陰以闇之寵焉而廢卒令中官伺閒闇弱委裘而漢以此始亦以此終夫非作之俑有階之厲哉創業垂統之君洵不可不兢爲善矣

張防殘逹

司隸虞詡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罪三府即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百姓怨窮更相委遠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不勝忿遂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坐論輸左校二日中傳考四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復自爲之何以非先帝子虞詡盡忠更被拘囚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爲宮中有姦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收之且曰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程出詡時太尉王龔爲宦官所誣青言是大將軍梁商立爲帝言事得釋中常侍張逵等害商羅譖商與宦者曹騰孟賁謀爲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逵出矯詔收騰賁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逵等伏誅

論曰按劾司隸職也而虞升卿以輸左校大將軍后父尊貴矣而梁忠侯受誣逆之誣雖事旋得白而收防者中宮孫程

也、外不聞有左袒升卿者、孜逵如不爲詔、而日浸潤焉則大將軍詎得晏然已乎、蓋是時帝所倚信、獨諸閹侍、其交亂罔極有以耳、乃三府何以詆司隸哉、時事可歎已

良賀

初順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户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户

論曰良賀籍建皆坐順帝故無罪遠徙與渠濟陰謁者長耳

及帝即位、高望東鄉、徽然通侯、而賀不侯也、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而賀不舉也、謙謙退讓、君子哉、其後丁俞徐行郭耽老推里巷、吳伉養志寺舍、豈亦聞賀之風乎、李巡刻經、趙祐校書、吾摘以為越祖矣、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
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
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
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
於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
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
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

奏騰不為纖介常稱嵩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
嵩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
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
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論曰甚矣曹騰之深於機也騰自安帝時侍書太子特見親
愛及太子廢而騰不受其譖也西鍾立而騰不與其功也歷
事四帝鄧閻梁氏相繼擅權而騰一不附其勢也中官容議
次第誅夷而騰又不參其謀也然質帝升遐大臣博議眾望
胥屬清河而騰懷不體之憾夜說梁冀定立蠡吾禍哉除矣

况用事者閱三十餘年海內名人多被汲引此非有機權者
能乎哉搜書之奏方寢而能吏之感遂深即臨事不惑如种
暠者猶未免墮其術中甚矣騰之深於機也後世操用其術
卒移漢祚操固奸人之雄然亦其平日得於耳目漸染者多
也騰真操之烈祖哉

單超等五侯劉晉等八卿侯附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放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及得解、徐璜貝瑗常

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廹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晉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庭日亂矣超病
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
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
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
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
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
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
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
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

弟敏為陳留太守璜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
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
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
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
坐死是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
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
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
故事璜卒賻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

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
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衡璜襲封者
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
貶爲關內侯

論曰梁冀跋扈無君凶恣日積桓帝不能躬行天罰而區區
與二三近習廁而閉室而圖齧臂而盟也豈不亦無怪之甚
乎及大廷赫怒元惡隨殲則與其圖於室焉若揚於廷之爲
得哉且當是時勒兵者尚書令圍第者司隸校尉持節收印

綏者光祿勳然則在庭諸臣自足辦此又奚必與二三近習室而圖也嗚呼一梁冀耳猶惴惴焉難收其柄況如曹者既數輩矣安得不倒太阿而授之耶是故一將軍死五將軍出虐徧天下而替替者競起為盜則桓之功臣夫非漢之罪魁哉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

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

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論曰侯覽無它功能徒以佞猾進耳夫以佞猾進則未有不以權勢恣者是故奪人田宅破人居室發人冢墓略人婦子網如蛛貪如狼暱如虎而又遏截奏章救蔽讒譖甚哉佞猾之為國賊也覆舜室也方且假之神叢飼以丹治善類靡遺卒之人亡邦殄株前而後之鋤治後衆及乎欸嗟嗟晚矣哉不蚤自為社稷計而甘以炎鼎坐寢之佞猾之手也

曹節　王甫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

晉亮等五人各三百户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祭具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役吏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將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頻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夫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

故宗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狄為之
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
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
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
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
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
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

表增減衆數以答天怒與求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奏于并從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鴻亦為卒皆養子嗣國爵忠字公誠官宮謁從府公府

論曰余讀曹節傳而益信璽之為璽也夫班班之車所以入河間者以劉儵稱其賢竇武主其議而太后為之援立也曹節銜命北迎此何等功而謬以定策封侯則帝固已感志於節矣及陳竇謀誅宦孽志清朝政耳何惡於帝而惟節所以雖膺學犬噬皆自王甫而矯詔拜甫者誰與帝不能討業已

夫刑。又裂土而封賞之。豈以太后可幽。正人可僇。定策之功可忘。詔可矯。而威福之柄。可授之宦豎乎。甚哉靈之為靈也。渤海王安得不死於讒邪。封賞無藝。而夢是務。狼愁矣。嗟嗟審忠之論朱瑀也。彼其志意非不憤激。而曾弗盡及於節豈畏其震主。而禁不敢發邪。自忠亂不根。而節遂領尚書令。盡前此猶有所忌也。舍豺狼而問狐狸。忠亦巧取名而工於免禍者矣。陽球固酷暴吏。僇不從官。吾未知節之不為甫續也。噫。節之不為甫續固也。靈之不即為山陽。蓋非幸哉。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反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愍其
璅才持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
陽乖剌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識知封事已行言之
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
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歲難儉而
户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
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
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役、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舉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

之愈、下有貪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亦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諭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

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戎序、位登台司、而爲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
失望、宜徵邕更受任、反頴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帝知其
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
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
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
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
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

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

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

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論曰、呂強忠矣、而納忠則拙、何以明其然也、靈帝以闇蒙之資、際負疾之會、孳孳守樸滿之寂、而躬甚斷之行、此世所稱鈍癡者耳、群豎鴟張、方且綴斿而蠹惑之、而強也奮其孤忠、盍以苦口、杯水車薪、勿問而知其不敵矣、及黃巾蠭起、帝懼而詢強、強宜正對曰、今所目為黨人者、皆一時耆儁、幸赦出之、俾得入參帷幄、出領牧守、則黃巾不足平矣、獨奈何以危言動之乎、夫黨人於黃巾、薰蕕也、如謂黨人可合黃巾也者、

則莊亦可合黨人、又可合黨人以合黃巾而危社稷、而趙忠夏惲等因得以成市虎之疑矣、故曰拙於納忠也、大抵近習日侍居側、阿意不如納忠、陰拱不如遜謀、而與其沒悔、無寧自肅其後、朱子作綱目、於莊書戮而不去其宦子之也、亦閔之也、

張讓　趙忠　夏惲等十常侍附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辨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并出家財以

取單貴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
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
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
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奉事獨
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
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
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
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
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

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
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
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
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
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
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
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
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
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
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
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
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
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
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
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

用濯南北郊路以有百姓濯道之貲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張讓趙忠誠狐假虎眈眈負嵎內外諸臣充位者容營職者擯斥者實逆意者誅而貪殘之害偏於四方此非讓

等智力自足以為天下而制其死命也惟是君主之闇盜為回惑以竊其柄耳夫帝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皇帝即不知此獨不知父桓而母竇乎桓弟則誅之太后則幽之又從而族之而顧戀戀焉依常侍為父母順氣莫違侈言惟命則謂帝而德之於桓也似猶近於讓矣且讓等原非難御者交通一詰厥角如崩就國將行乞哀子婦雖變幻叵測猶然孤耳帝不為之窟穴彼惡能狐而虎虎而翼哉蓋至於寔碩受遺而董亦闔矣渠移剸刃而何亦賚矣功劣於西邸禍諧於北寺則江京之葬猶憾不能明其刑也嗚呼自昔元凶巨

惡凶於國者未有不害於家而還及其身者也前車罔永鑒哉

歷代內侍考卷之五

三國

蜀漢

黃皓

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不位過黃門丞允延熙九年卒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

誹，厚賂艾左右，得免。

論曰：黃皓以趨走小臣，竊弄威柄，沮撓軍機，一時文武大臣，競相比周，崇進枝附，錢錄如儀，祇閻宇輩吾無責耳。姜維才武自雄，亦畏其內逼，而求出沓中以避之。主辱臣死，又誰咎焉。若董允可謂堂堂大臣正節矣。是故君而慮貴，則惟在得相哉。

孫吳

何定

烏程侯皓立時何定以內侍尋蒙寵遂相陸凱嘗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亂國政寧當有自全者邪宜刻厲不且有不測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樓玄賀邵等及卒吳主銜之徙其家建安後賀邵亦言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吳主深恨之遂與樓玄俱以謗訕誅

論曰烏程淫虐閽尹爲蟘而陳壽國志略焉弗敘姑錄何定而當時凶黨亦槩可睹已

董猛

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趙粲賈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閒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

荅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論曰昔當塗代漢啟柩鑿靈故終魏世不聞有閻豎之禍晉武貽謀不善嗣統匪人致南風煽其虐焰而寺人董猛又嗑而藏之於是乎楊駿以權死汝南以忠死衛瓘以直死楚隱以疑死愍懷以偪死人神共憤而宗社幾於覆亡熾寺之禍

人國烈甚矣、嗚呼、晉方藉充禍魏而卒以充女自禍恢恢天

網、可畏哉、可畏哉、亢瞶

孟玖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穎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

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
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
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
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
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
於軍中、機弟雲、為穎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
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
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
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

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陳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冀人之命報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

五胡

狄漢

王沈　宣懷　俞容　郭猗　陵修

劉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

爲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以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

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興人、許以三月上巳、因燕作難事淹變主、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家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連戮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顏、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榮渙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聞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欣歎流

湯皮得大懼叩頭求哀稱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稱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得許諾粲啟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勒準從妹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懟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

忠言會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蔡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蔡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發東宮之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

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
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
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
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
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
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
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
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
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

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蝗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

目卿宰呈陛下車、銓衡之、選舉不復以寔、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玫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鋸刀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

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
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
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
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寝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
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
下、願以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
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
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

聡大怒手壊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黙黙生乎、歸而自殺、劉粲使王平謂劉乂、遹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聡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聡謂沈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

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忌也、廢乂爲北部
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巷街爲之空、氐羌
叛者十餘萬落、立粲爲皇太子、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
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
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覆育之義、生承
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
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
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
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

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瀆、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王篢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

后晉大興元年聰死粲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孝懷即劉粲靳氏準女樊聰母張氏婢元海劉淵字

論曰劉聰少負時名長親戎旅其於步世深矣一旦篡統遂躭於酒色周召刑餘而生殺聽之盡虐逾桀紂昏僭極矣沒身而後滅亡其猶有天幸乎天荒淫醜虐原不足煩瑣而前事之不忘亦後事之師也故具錄焉

又曰、劉聰立乂而貴粲、故沉準得肆其姦、石季龍立宣而寵韜、故趙生得行其間語曰、木朽而蠹生焉、沉主能爲蠹耳、夫誰先自朽邪、有國者不可不鑒、

苻秦

趙整

初秦王堅有宦者曰趙整強記能屬文好直言而諫慕容垂夫人得幸堅與之同輦遊後庭整歌曰不是鵰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嘗與群臣飲酒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後危則堅大悅命書爲酒戒自見是群臣惟禮飲秦王以諸氐族繁使宗親分領之散居方鎮氐不欲行別其父兄皆慟哭整侍宴援琴而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愽勞舅父皆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後竟如其言、

論曰、趙整好直諫、忠矣、且不欲從氐種留鮮卑、憂深慮遠、智矣哉、秦王於五胡、最號賢明、整諸所諫、應之如響、而獨不忍於鮮卑者、毋亦溺於色而惛惛乎、其及宜矣、

慕容燕

趙思

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夫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自首不保何退讓之有

子、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實虛、是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其散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稱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思、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是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論曰慕容寶裒再然之餘燼不能繼而斡之至於親離衆散惴惴奔亡而趙思獨能蹈險以迎捐生殉義雖未遂哭秦之志而惓惓繼主忠矣孰意醜虜形餘迺有烈烈如思者哉即諸夏不多詘指也